

他不是沙奈子，他比沙奈子堅強多了。

在無可奈何下。

「拿去，吃兩顆，不要配水直接咬。」

「……為什麼你會覺得我敢？」

「你連蟑螂都吃，這比蟑螂好很多吧。」

要不是手邊沒有封箱膠帶，我絕對把你嘴巴貼起來。

芳生手裡捧著從海斯特那遞來的粉色藥丸，他遲疑的看了眼對方，表情是難得的猶豫困惑。

配水吃藥丸不是理所當然？還得把藥丸咬碎的理由又是什麼……

沉默了一會兒也沒看到海斯特有要把礦泉水瓶交給他的意思，逞著不適感盯著那咬下去可能會讓人難吃到吐的兩粒藥，在看到女孩明顯不情願的模樣後海斯特才又開口。

「你也可以直接配水喝，沒差。」

「但我會恥笑你，沒唧唧的傢伙。」

……現在是想吵架嗎？

你真該慶幸老子現在沒力氣扁你一頓。

一瓶礦泉水放在了一旁的床頭櫃上，幾包藥品正在被對方一一拿出整理分類。

芳生眉頭微皺，即便是可以配水吃藥也像是氣還未消的樣子面露不悅。他印象之前整理兩人的背包時沒有看到甚麼治胃的藥才對，當初路過保健室資源也早被搜刮一空，僅有的可能就是眼前的傢伙獨自外出跑去找藥了。

至於對方有沒有說一聲才走，他沒什麼印象，或許有、也或許沒有。

但不管有沒有，拉斯海斯特總該知道沙奈子不管舒不舒服、她放對方一個人絕對待不住，還有自己也說過就算只是上個廁所也會要把人給看好——以為我當時說的是開玩笑嗎？**我認真到不行。**

儘管對方決定行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女孩現在看著眼前的人心情上多少都感到不太舒爽，不開心的理由當然也包含對方不久前的幼稚舉動。

「大部分的消炎止痛藥都沒了。」

「好險能用的還有剩。」

青年隨興開口，而盤腿坐於床上的人只是手摸著懷裡的純白大枕頭撇開視線。

「我不要聽你講話。」

「有針劑型的，你要用嗎。」

「但針筒我不會操作就是了。」

真的很自願自歛這個人。

「唉、」他輕嘆一聲，將藥瓶裡的液體抽進針筒裡，確認了大約的劑量後，拉斯海斯特將手上的針筒轉向那個裝聾不理人的傢伙，「肩膀露出來。」

聽到這，芳生抬眼看那充好藥的針筒已經預備好舉在對方手上了，當下不情願的反應就是一手護著離海斯特較近的那隻手臂，開口直說一句不要，皺起眉戒備著那尖銳物。要給不專業人士打一針誰知道會不會就這麼死了，想拿針戳他的人剛剛還自首說不會操作，口頭上的預防針跟物理上的可不一樣。

「喔，浪費仔。」見人沒有意願，海斯特蠻不在乎的捲起袖子，看準了位置便往皮膚扎下一針。

「哦——痠爽。」

激將法似的浮誇出聲，好像這麼表現了就會讓人願意打針一樣。那聲痠爽到底是怎樣，不知道是真的享受還是刻意表演，不管是哪個在芳生眼裡都活像剛嗑完藥。

「你現在的樣子真的很不堪入目。」

而且這人不是才說不會打針嗎，直接就往自己身上戳一針是怎樣？

「至少我等頭也不痛了，不暈也不想吐，跟某人不一樣。」

「……」

「快吃藥。」先前遞上的幾顆藥丸還跟那瓶礦泉水一起被閒置在床頭櫃上，也不知道平時做事都搶著自己來的人遇上吃藥打針怎麼就慫了，「我還要幫你磨粉是不是？」

「你幫我打吧。」

將身子挪近了點，女孩突然妥協開口，表情看上去對於不專業人員的打針技術還是有些抱有遲疑。

不過他就想吧，要死一起死，沒理由對方打了而他堅持不打，讓他妥協的不過是對方以身作則的舉動。

「？」

「好。」海斯特重新翻出那藥瓶，拆了新針筒抽進等量藥劑後再度朝向對方，「兩針，肩膀露出來。」

「……不是一針嗎，你剛剛也只打一針。」

「一針止吐、一針止痛。」

「止痛那支很痛。」

「我覺得打下去，我應該是會蠻開心的。」

這人大概就只是想看他被折磨罷了，在看到青年這麼講完還露出笑容的樣子後他更加確信，拉斯海斯特不是跟他有仇就是單純變態。平常怎麼就不見對方這樣對待江塚沙奈子，這臉好歹也是同一張吧。

身體內部還正遭受病菌攻擊，他實在是沒什麼力氣再跟平常一樣向對方回嘴計較，身心疲憊之際只是撩起袖子後默默把臉埋進枕頭裡。眼不見為淨，不管是針頭還是這個不識相的拉斯海斯特。

「我該稱職的喊深呼吸嗎？」

「……好。」

「……」

「深呼吸——」

「……止痛針可以就算了嗎。」

「行啊。」

「反正我只是嚇唬你的。」

／／

不悅的人依舊不悅，在挨針並稍作休息後身體倒是舒服了一些，由良芳生也沒有因為不用打止痛針就擺出好臉色，反倒有一種從頭到尾都被耍著玩的無力感。

「你需要貼紙嗎？」

這人怎麼還有膽子跟我說話？

「……哪來的貼紙。」

「從診所抽屜A來的。」

「你要矮袋鼠還是鱷魚？」

你又知道我要了？

「矮袋鼠。」

誰要鱷魚啊一點都不可愛，就算做成兒童貼紙這種小垃圾也不會多加分。

要是去看醫生的小孩知道鱷魚實際上是甚麼樣子大概都會直接哭出來。

他看了眼那張被對方塞到手裡的矮袋鼠貼紙，只會一臉蠢笑的行動式罰單，可愛歸可愛，但可愛到底有什麼用……噢不對，生來可愛用處可大了，就算是被自己笨死的也會有人主動想保護。

「去你的。」

也不知道自己看著一張貼紙在心裡計較什麼，芳生抬頭瞧見那個把他當小孩又給他小垃圾的傢伙，一聲不爽連帶一個伸手就把貼紙拍到對方臉上。力道不大，汗辱性也不強，只是勉強表達自己不會因為一張貼紙就精神舒爽。

「脾氣真大。」

「來，抱你的醜露西娃娃。」

我也不需要一隻醜娃娃來哄好嗎。

無辜的娃娃才剛塞到懷裡就被芳生拿起來往海斯特的方向丟去，今天就算是他自己縫的布朗先生大概也是同樣的下場，被當成出氣用的破布偶落在地上。意義是什麼、想表達什麼，沒有、不重要，誰說人類做出的每個舉動都非得要有意義才行。

任性的人拉起被子縮回窩裡，在拉斯海斯特彷彿對付小孩的家長祭出了口頭威脅之後。

「快去睡覺。」

「我還有鎮靜劑，你再吵我就打針了。」

；(

／／

他醒了，不過這回不是被身體不適的感覺弄得睡不著，而是有個傢伙突然要他起來吃漢堡。

由良芳生瞟了眼時間。凌晨四點，開玩笑嗎。

拉斯海斯特是有什麼毛病要一個胃不舒服的人吃漢堡，不說這莫名其妙的時間點，漢堡感覺也不好消化吧。

「還是你要喝湯？」

「不是……你把積分用在這也太浪費了。」

比起不悅，那神情更似不解。

一小碗湯就要二十積分，他以為無論如何都要節省消耗是末日求生的共識，食物表面還冒著熱氣，明顯是無人機才剛送來不久。吃一隻蟑螂才能換到對方剛剛下單的小漢堡配小碗湯，老實說這些食物與其用買的不如用搶的，雖然他也不是猜不到海斯特突然有這亂購物的舉動是什麼意思。

「不吃更浪費。」

「我知道。等早上吃早餐再說？你也該先睡了吧。」

急什麼呢。

彷彿擔心一覺醒來可能就不是同一個人、之類的。

床頭櫃上擺著剛食用完畢的空碗，
聊天室的輸入欄在打了幾行文字後又刪除歸零，
最後能夠送出的僅只一句簡短的安慰。

『 *Night-night* 』